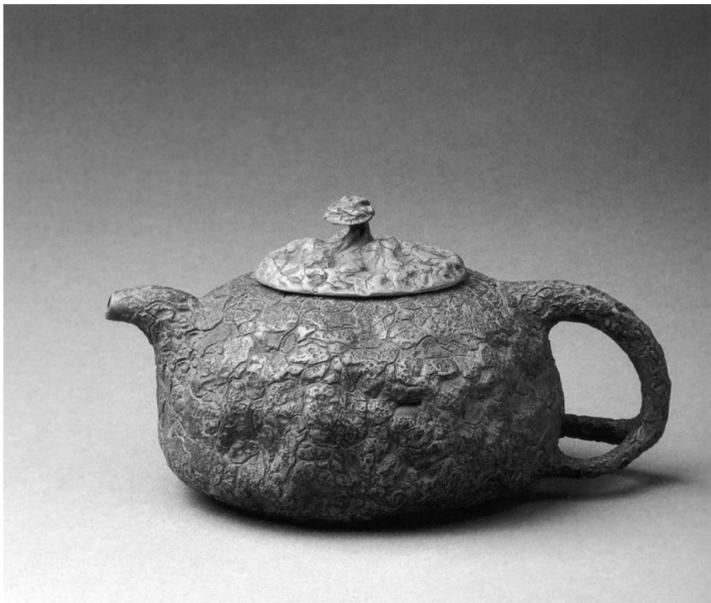


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

——国家博物馆藏供春款树瘿壶的故事

吕伟涛



[明]供春款树瘿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量并不大，但也不能就此说世间已无供春壶。根据明人文震亨《长物志》的记述，其中有“供春最贵，第形不雅，亦无差小者”的评语。尽管文震亨对供春壶的器形评价不高，但他应该是见到过真正的供春壶，否则如何将供春与时大彬相比较。毕竟文震亨所处的时代是在明末，要比吴萼与张廷济要早出很多年，而且其家境优越，或许比同时代的周高起更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供春壶。

国家博物馆藏供春款树瘿壶

相传宜兴实业家储南强所收的树瘿壶，因壺下有“供春”二字铁线小篆刻款，被认为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。此壶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以外形似银杏树瘿状而得名，高10.2厘米、宽19.5厘米，壶身作扁球形，泥质成素色，凹凸不平，古拙满身，纹理缭绕，寓象物于未识之中，大有返璞归真的意境。

储南强，字铸农，又名青绂，别号简翁，宜兴人。早年热心教育事业，在乡里兴学，先后创办“知新小学”“劝学所”等。民国初期，被推举为宜兴县民政长，曾两任南通县知事，并三度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。执政期间多有建树，深受地方拥戴。50岁时，登报声明脱离仕途，专心投入宜兴古迹善卷洞、张公洞的保护开发。

关于树瘿壶的流传经过，储南强自有记述：“骤上年（1923年）客吴门，忽邂逅得供春壶。壶为山阴傅权氏所藏。傅之前，藏西鑫费氏（费念慈）。西之前，藏斋翁（吴大澂）。又前出于沈韵初。沈之前，尚待考。昔日吴兔林（吴萼）著《阳羨名陶录》，搜罗甚广，而未见供春。张叔和（张廷济）见壶亦多，而《清仪阁杂咏》尤叹息供春世已无有。乃神物忽来，重返故里，宁不可庆。将来拟于西溪上建春归阁以贮之。先乞君（潘稚充）篆印为券。君篆竟，亦自喜为得意之作。”

由于壶盖久失，吴大澂当年曾请黄玉麟配制过。壶归储氏后，因为配盖和壶制不称，他便携带到上海，商诸黄宾虹，请当时名手裴石民另配，即现存的壶盖。盖的外沿，有制印师潘稚亮镌刻的两行隶书铭文：“作壶者供春，误为瓜者黄玉麟。五百年后，黄宾虹识为瘿，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，重为制盖者石民，记记者稚君。”

储南强在得到供春壶后，还请潘稚亮刻了一方“春归”之印，寓意供春归来，并拟于家乡西泠建春归阁珍藏，留有《清潘稚亮刻“春归”二字而作绝句》为证。后因时局动荡而计划搁浅，为避免外人觊觎掠夺，遂携壶而隐。

1952年，储南强把一生所有集藏捐献给国家。其在《储南强捐献所藏珍物简目》的跋中写道：“本人以年齿就暮（时年77岁），子孙皆效力公家，无继续之意愿。若举赠好友，或苦于不均；安置名山，又不易保障。遂乘各地提倡保护文物之际，决于贡献本邑社团。一生下世，便算收场……物皆稀世，愿共视而珍；艺有专长，皆卓绝于今古。”

据了解，当初储南强与苏南文管会洽谈，30件珍品悉数由苏南文管会接收后转至南京博物院。其中的一件紫砂项圣思款桃杯仍在南博，已成为镇院之宝。而国宝级文物供春款树瘿壶则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供世人瞻仰。

疑云重重

现在谈到供春壶，大家必举树瘿壶作例子，但是这把壶的鉴别问题，仍不免有所争议。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现世后，又陆续出现了多把同类款式的供春壶，这种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。

与此同时，人们从供春款树瘿壶的泥料质地、制作工艺、壶型大小和烧成等方面提出质疑，认为均不符合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供春壶的艺术特征。而这把壶在被储南强收购之前，确实曾辗转被多人收藏。

早在1937年，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羨砂壶图考》中便记有此壶，直言“吴恣斋所仿者俱此式”，又说“然以龚（供）春之价重，仿造者必众矣”，暗示储氏的树瘿壶出于吴大澂或后人的仿制。《宜兴县志》亦载，黄玉麟在吴府“得观彝鼎及古瓷器，艺日进，名亦益高”。况且，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的壶盖为黄玉麟所配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此壶的作者很可能是黄玉麟，而非供春。

当代紫砂宗师顾景舟先生原来一直认为供春款树瘿壶是真品，但在其弥留之际又说是黄玉麟所作，其《宜兴紫砂艺概要》一文写道：“这里要旁及一个问题，就是黄玉麟所制供春壶，大半个世纪以来，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輊，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，大做文章，至混淆视听，以讹传讹。”

听，以讹传讹。”

当代另一位紫砂大师徐秀棠先生在其著作《宜兴紫砂五百年》中，对供春款树瘿壶有着更为透彻详尽的分析与判断，亦提出了质疑。

一时间，这把供春款树瘿壶的真伪问题，变得疑云重重。

壶供真茶

正是因为供春在明清以来文献中久负盛名，其壶又难觅踪迹，更使紫砂壶“正始”的历史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。恰恰在上世纪供春款树瘿壶现世之际，对该壶考辨的同时，对供春其人的质疑也随之产生。

民国时期李景康、张虹合编的《阳羨砂壶图考》一书首先发难，在其《雅流》篇中谈到吴仕时写道：“然供春仅一家，能作树瘿、仿古诸式，款识‘供春’二字亦书铁线小篆，倘非顾山研求式样，代为署款，恐难臻此。《壶系》以顾山小传附于供春传，以主附仆，体制究有未安，今特拨置雅流壶艺之首，想为有识者所耻也。”

这是自明代周高起《阳羨茗壶系》以来，对供春作为年少书僮能成就砂壶创始之功的第一次质疑。而此前出现的相关文献，仅是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对供春壶器形的不满。

上文提及的顾景舟先生，是当代可与时大彬、陈鸣远、邵大亨等历史上的紫砂大家相比肩的一代宗师，他不仅精于壶艺，也精于鉴赏。顾先生对供春壶有着独到的见解，其一生过眼的供春款树瘿壶有13把之多，在仔细鉴别之后断定它们均非真品，甚至进一步认为“供春”仅为壶名而已。高英姿所著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》一书中，对此有所解释：“顾景舟曾指‘供春’或为壶名，非人名。类似有‘春供’之意。又或此供春壶式仅为寄托对初创者的纪念。生前一直在作相关考证。”

不难看出，顾先生不仅认为传世的供春款树瘿壶为黄玉麟所制，而供春作为紫砂壶“正始”也是值得商榷的。遗憾的是，这种见解一直未能形成研究文章面世。

另一位从理论角度对供春和供春壶提出异议的，是原南京博物院院长宋伯胤先生，他曾在《试论宜兴紫砂陶器产生的历史背景》一文中，首次明确提出“供春绝非砂壶创始者”和“供春制器疑点多”的学术观点。

更为深入的研究，则是徐鉴润先生，他对其家乡宜兴怀有极深的感情，晚年致力于紫砂文化研究。其观点认为“供春”是壶名，而非人名，因此并不存在“供春”其人。其在《供春壶史初考：吴仕书僮真名朱昌而“供春”为壶铭绝非人名》一文中，以大量的篇幅，以及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供春其人并不存在，并指出吴仕在紫砂初始历史上的巨大作用。他认为，“供春”之意，乃是指“壶供真茶”。所谓“真茶”，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（1391年）九月十六是下诏废团茶而改贡的叶茶。又或许，“供春”二字的灵感取自吴仕好友沈周《落花诗》中的“供送春愁到客眉”。“供春壶”实为吴仕在大湖山福源寺（而非前人说金沙寺）读书期间，与其密友王用昭，以及陶工们合作而制成的用于泡茶的样品壶，然后提供给陶人仿制的。而为何假托书僮“供春”之名？一是因为“百工技艺”非士人所为，避免与之牵涉；二是忌讳当时以“煮茶”为业之人的报复。

供春壶之名来源为何，这些问题倒也没有必要深究。无论如何，“供春壶”的“世间茶具堪为首”的文化价值都是不可否认的。

（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）

履痕
LVHENCHUCHU

“万婴之母”林巧稚

本报记者 照宁



厦门市鼓浪屿东南部的复兴路上，有一座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纪念园“毓园”，以纪念一位“伟大的母亲”——林巧稚。

林巧稚（1901—1983），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，鼓浪屿的伟大女儿。她一生未曾婚育，却亲手接生了5万多个新生命，被誉为“万婴之母”。

少女立志愿为良医

1901年12月23日，林巧稚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晃岩路47号的一个教师家庭，她6岁时接受启蒙教育，12岁就读于海滨女子师范学校，时称“上女学”，鼓浪屿许多大家闺秀均毕业于此。林巧稚从小学到中学，敏而好学，学习和品格都表现突出，1919年，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时年18岁。

1921年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上海招生，林巧稚与女友一同赴上海应试。可是正当考试就要结束时，女友突然晕倒在考场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林巧稚没有多想，不顾自己还未答完的试卷，毅然前去照顾女友。这一舍己助人的行动被考官看在眼里：这不正是一个医生应该具有品德吗？林巧稚的行为深深打动了考官，加之她英语娴熟而准确，虽然没有答完试卷，她还是被北京协和医学院破格录取，从此走进了医学殿堂。

1929年，林巧稚经过8年苦读，闯过了当时淘汰率高达40%的竞争，不仅获得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，还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，林巧稚被聘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，成为协和医学院第1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，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。

1933年，她赴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；1939年，又赴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。回国后的林巧稚担任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，并兼任北大医学院教授。

从那之后，她在产房里度过了60多个春秋，亲手迎接了5万多个小生命来到人间。傅作义的小儿子、冰心的3个孩子、梁思成的2个子女、院士袁隆平等都是由林巧稚接生的。

医者仁心爱无止境

林巧稚从小就确立了一个

理想：怀着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。1941年，侵华日军强行关闭北京协和医院，她便在北京东堂子胡同10号租了几间房子开办私人诊所，挂牌行医继续医治病患，经常为穷人免费施诊。

从1942年4月小诊所开业到1948年5月北京协和医院恢复，6年的时间，在那个小小的诊所里，填写了8887份病历。她教育妇产科的所有人：“救活一个孕妇、产妇，就是救活了两个人。”在那个缺乏食物的动荡年代，林巧稚坚守本心，医治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到来，为一户户饱受苦难的家庭带去了希望。

朱德夫人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写道：“林巧稚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，她都同样认真，同样负责。她是看病，不是看人。”百姓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，就把林巧稚接生或资助过的婴儿取名“念林”“爱林”“纪林”，以示对林巧稚的永久纪念。

妇科先驱奉献毕生

林巧稚热爱祖国，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联系在一起。她深刻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她和许多爱国的科学家一起毅然留在祖国为人民服务。她为新中国妇产科学事业的发展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与热情，攻克新生儿溶血症，大大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；组织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，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，使子宫癌病的死亡率大大降低；主编了多本妇科学术著作及科普读物，在缠绵病榻的最后3年里，她仍坚持参与《妇科肿瘤》的编写，该书浓缩了林巧稚毕生对妇科肿瘤的探索和研究，记载了她为医学事业所尽的最后一份力。

1961年，林巧稚回鼓浪屿小住了半个月，这是她自年少离开后唯一一次回故乡看望乡亲。1983年4月22日，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，享年82岁。冰心老人在《悼念林巧稚大夫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她是一团火焰、一块磁石。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，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。”1983年，有关部门为表彰和纪念林巧稚对中国妇产科医学作出的杰出贡献，在她的家乡鼓浪屿修建了一座“毓园”，“毓”取培育养育之意，故纪念园取名“毓园”，供人瞻仰凭吊。

林巧稚的墓志铭上镌刻着：“只要一息尚存，我存在的场所便是病房，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。”这正是她一生所求，也是她的生命写照。邓颖超亲手在她的塑像旁种下南洋杉，以纪念这位中国卓越的妇产科医生，伟大的母亲——林巧稚。

宝藏
BAOCAANGWUYU

《兰亭雅集图》



《兰亭雅集图》(局部)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东晋永和九年，当时的文人名士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相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水边，众人临水赋诗，由王羲之作序书写，《兰亭集序》就此诞生。这场盛会也成为历代画家们喜爱的创作题材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兰亭雅集图》为李宗谔所绘，此画生动再现了兰亭雅集的盛况，颇具观赏之趣。李宗谔，号小樵，明代福建永安人，工人物，间写山水，白描尤精雅。

荣宝斋“翰墨家国”专题展 再现老字号辉煌历程

本报讯（记者 付裕）“翰墨家国——荣宝斋350周年专题展”日前在北京荣宝斋大厦开展，此展全方位回顾了荣宝斋的发展历程。

1672年，从一家南纸店开始，经历350年砥砺前行，一步一步发展壮大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荣宝斋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繁荣艺术品收藏及交易市场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逐渐发展成为集画廊、拍卖、文房、非遗、出版、展览展示、美育教育、电商文创、数据资产孵化运营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化文化央企。

荣宝斋350周年专题展览以“翰墨家

国”为主题，分成七个板块：翰逸云程——荣宝斋350周年文献展、匠心神韵——荣宝斋非遗精品展、几案山林——荣宝斋馆藏文房用品展、墨彩华章——荣宝斋馆藏书画精品展、书以名存——荣宝斋出版精品展、百花献瑞——荣宝斋当代名家邀请展、文以代兴——荣宝斋业态创新成果展。

荣宝斋350周年文献展，陈列题字、题词、信札、匾额等珍贵史料。荣宝斋馆藏书画精品展，展出了100余件古代和近现代书画精品，如隋末唐初的《妙法莲华经卷第三·化城喻品第七》、元代盛懋的《清溪渔者》、明代文徵明的《兰竹图》卷、清代八大山人的《涉事册》，近现代齐

白石、张大千、吴昌硕、黄宾虹、李可染等众多艺术大师的珍贵作品。

荣宝斋馆藏文房用品展，展示了荣宝斋馆藏的文房四宝与篆刻印章的精品，如明代的五彩毛笔、方形玉印盒，清代的山形玉笔架、玛瑙笔架，以及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陈师曾等名家篆刻，尤其是荣宝斋的“镇斋之宝”——“田黄石”、清和硕怡亲王田黄对章等更是难得一见。

荣宝斋当代名家邀请展展示了黄永玉、范曾、韩美林、崔如琢、吴悦石、王镛等100余名当代书画名家创作的精品近200件，体现了传统与时代精神，展现了新时代“书画家之家”的风貌。